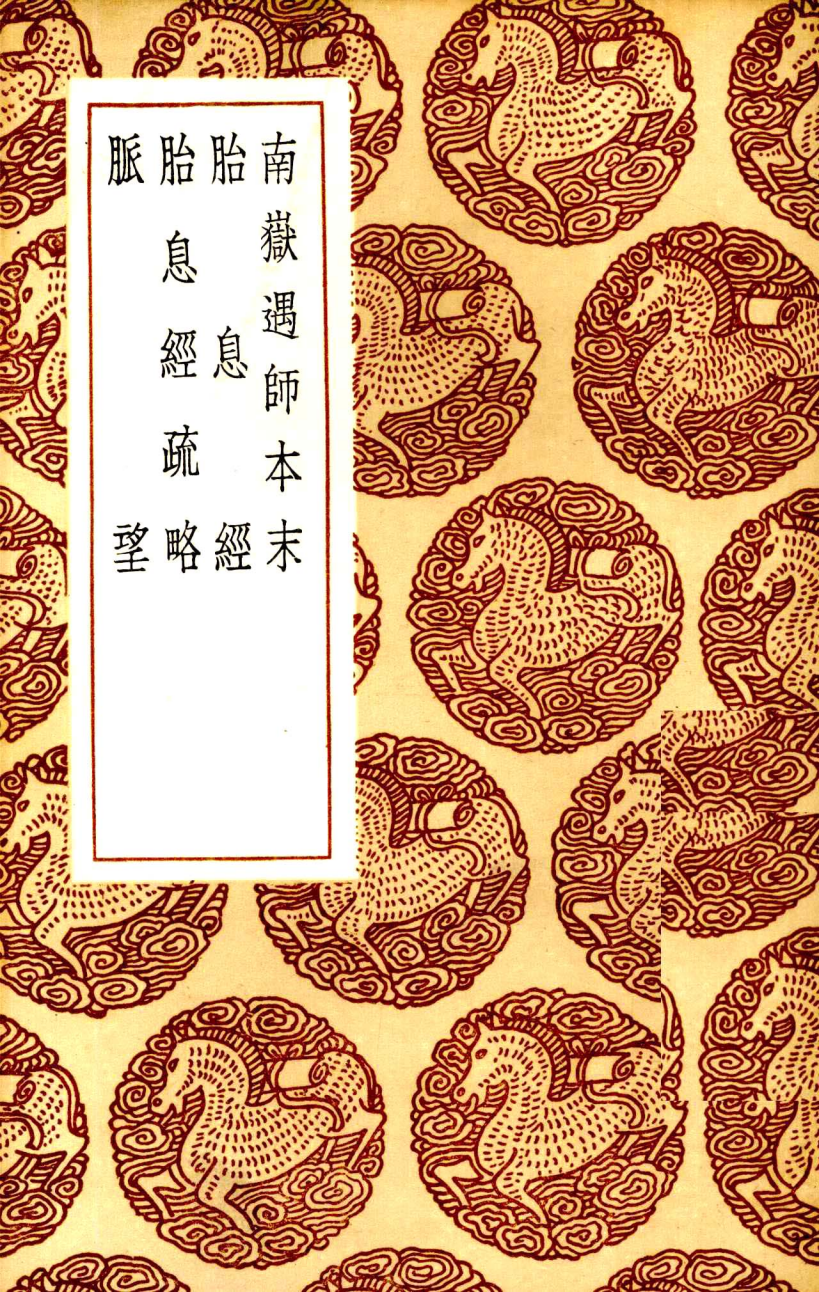


南嶽遇師本末
胎息經疏
胎息經略
胎息經望





南嶽遇師本末

夏元鼎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三他其及末本師遇嶽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南嶽遇師本末

斗城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予科試童子。應舉覓官。師六經。友七子。凡綴榜者五。主學者三。無文不習。恥物不知。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大之爲古今事物之變。微之爲農圃工役之冗。以至太乙壬遁。書算騎射。咸精其能。兵機將略。尤深屬意。手編古今陣法武經撮要。見者敬之。開禧進取。鄉先達文懿蔡公薦於江淮制閫葉先生之幕。驅馳艱危。以泗州安豐軍賞保奏真。命續次講解隨司。寢罷。客於玉京。每挾策從游。鼓篋同場者。皆飛黃騰踏。或者謂龜不自靈。必招天譴。積感熏心。疾病間作。日事藥餌。邈然無功。有羽流進以導引吐納之法。頓然康愈。因知藥在吾身。不假外物。漸生信向。凡遇三清道友。望而加敬。嘉泰壬戌。遇關西閔先生授以三田還返入道丹基。遵從師訓。行持朞月。隨用輒効。舊疾頓除。精神百倍。會朝家分江淮閫寄於楚臺。應師純之首加錄用。專主忠義局務。至賈帥涉經理山東。則披茅於漣水。攝邑攝倅於陶山。犬羊爲羣。鹿豕爲伍。寧無干進之望。時陳傅巖東海失利。制檄促還山陽。應煩難差使。與除利害。無一敢辭。嘉定庚辰。張琳以山東叛。南北不通。制閫懼清朝督過。密遣啣命使齊。艱苦萬狀。僅得生全。當時固諾以京秩賞矣。徒因寶璽納忠。竟成畫餅。踴躍南轅。精誠耿耿。擬將太乙遁甲靈文上奏天庭。下祈心事。特往龍虎山設醮受籙。虔禱於正一真君。其言曰。未登龍虎榜。且登龍虎山。一見三清易。三年一第難。劍埋光射斗。雞鳴

曉度關。乾坤誰整頓。擬伴赤松閒。是夜忽夢神人語之曰。四十修真學道。金魚要換金丹。龜齡鶴算不知年。子其勉之。當拜赤城師矣。意初未決。有曉之者。謂仙跡靈祠。多在西蜀。時鄉人曹丈器遠。持節潼川。欲往過之。因游諸洞府。可以訪道。遂歷湖湘。到南嶽祝融峰前。忽遇一人。髮頭草屨。碧瞳丹臉。約弱冠年也。始欣然若趨相接。再復避去。因躡蹤挽之。則怒厲。欲脫身走。且曰。汝欲執我道籃。取何物也。予對曰。求一主人公耳。先生笑曰。主人公在裏耶。在外耶。對曰。兩箇都要得之。望先生慈悲。特賜接引。先生曰。且問汝有主人公否。因執先生手曰。只此便是。先生曰。不關汝事。予對曰。若非這箇主人公。如何點化得此間主人公。先生大笑曰。又卻是恁底。汝心口能相應否。對曰。言是心聲。先生曰。好好。我隨汝同行。不必提我道籃。恐人笑汝。官員失體。可自上轎。予對曰。今欲予搏日月安爐裏。況此道籃乎。先生曰。我更與汝竹杖子。可會把捉否。對曰。過河須用筏。今得先生此杖。決可扶持。而渡愛河慾海矣。先生呵呵笑曰。滿汝心願。遂執其簾杖。挽先生下山。到邱次。惟恐其去也。先生眼閃如電。笑容如春。異香滿身。精神映物。止露臂。披一背心腰包而已。敬延炷香。請問其目。凡平生修真祕訣。行功打坐。搬運出神。小法旁門。三千六百。無一不與引證。先生且詰難曰。汝如此精切。三乘萬法。一一見驗。宦海浮生。已爲難得。又更何求。予對曰。十餘年間。專心辦道。博覽丹經。凡三閱大藏祕典。親編琅函道要。皆謂真鉛真汞。產在先天。視乎無窮。聽乎無極。聖人傳藥不傳火。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一點真陽果在何處。一粒金丹果是何物。雲房曰。我有一箇神

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又果何事耶。願先生興慈濟度。特賜指迷。先生曰。通天地人曰儒。世間假儒腐儒多矣。一見談玄說道。便謗訕其怪誕無倫。不知其坐井觀天。自習學時。拘於時文。及竊祿後。困於舉削。奔名競利。無須臾寧。兒女滿前。陷恩愛窠。以苦爲樂。以妄爲常。豈知自背師訓。不明儒家宗旨。且如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所說何事。予不暇舉道經祕文以重汝疑。姑明儒書之心印以解汝縛。予略口述汝可筆記。遂舉孔子贊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是虛言。還是實用。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至真。其來至信。此又是何物。莊子曰。昔黃帝見廣成子。順其下風。膝行而前。求其至道。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汝形。未嘗衰壞。黃帝再告。願求至道。乃曰。得吾道者。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是謂神遊大空。八極之道也。帝方悟。遣其玄珠。使知索。使離明索。契詬索。索之皆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得也。列子曰。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仲尼耶。曰是也。曰何以知其聖乎。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孰謂聖人。曰老聃之弟子亢倉子。學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駭。使禮聘亢倉子。乃問耳視目聽之道如何。對曰。傳之者有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卒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願終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而已。顏子之心

齋坐忘。終日不違如愚。孟子之善養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以上二聖四賢。不知理會何事。予對曰。此道雖知爲儒者之用。皆是正心誠意懲忿窒慾。推之以治國平天下耳。實於修真玄關。未徹奧妙。敢告先生。惻惻。不賜鄙絕。十世夙緣。千生遭遇。點鐵成金。實在今日。先生曰。汝看悟真篇。有前行須短後須長。參同契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還知曉否。對曰。雖知大道在是。未免臆度。半信半疑。終非洞徹。告先生抽關啓鑰。發明所昧。誓爲呼鸞喚鶴之役。以報隆天厚地之恩。遂擇酉時投誓狀。陳金寶質。信香幣禮。儀再拜酌酒。設立聖位。以作證明。誓詞曰。富貴利達。眼眩空花。性命玄微。道生實果。欲得正真受用。須求哲匠。師承敬惟雲水先生德欽鬼神。道伏龍虎。雖天地而莫測。宜父子而不傳。然於太上種子。不可無人。而化外有生。亦嘗受教。孰是玄中之妙。曷爲有中之無。偃月爐太乙爐。決非下土。神室位橐籥位。豈是凡材。水源清濁。自何而分。火候抽添。從何而驗。一點真陽。果何物。五行攢簇。在何方。眉毛眼睫。北斗何關。心腹腎腸。中宮何處。既非默朝上帝。如何烹鍊金丹。願質羣疑。揚明大道。倘或泄慢。陰譴眇躬。伏惟天日鑒臨。道師弘度。謹狀。先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雖孔門子貢。不可得而聞。況後世乎。惟太上慈悲。不絕種子。世代有人。蓋性由自悟。命必師傳。自悟者如釋氏之參禪。師傳者是金丹之大道。雖曰二事。其實一理。上古高真。口授心傳。不立文字。合用金魚玉鴈。以表虔忱。金玉以取其堅。魚鴈以取其信。歃血飲丹。納誠納款。禮像君臣。恩猶父子。千生百世。不敢寒盟。違者殃及九祖。禍及一身。今汝訪道有年。必知常禮。今又如此。

老草予對以旅中倉卒難辦。今只以行囊所有。除文字道書外。盡納與先生。只留半月日糧。可回家山足矣。時鄉知趙監丞德父知信州也。先生曰。汝還有多少行囊。予對以金帛等約計一千餘楮。先生曰。好好一切難捨。毋過己財。今汝既無吝色。我亦無隱情。可逐件把來。我自封提記了。若縑帛鄭重。汝卻自變易取錢。爲裹糧計應。黃白官楮。可輕齎者。我自把去不妨。予欣然請先生封號。便以道籃腰包作挑擔裝束。先生嬉笑自若。以大白舉酒一斗。鯨吸而盡。遂普說前所錄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之心傳。且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即是此理。故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相遇於混沌之地。則二物烹於土而成丹矣。其南北稱海者。言清濁之源。而儵忽混沌者。言水火之用。蓋儵言火中之水。而忽言水中之火。而中央之土。則火其母也。火能生土。土旺則克水。故中央不稱海。而獨言混沌者。以烹鍊水火於中宮。而結胎生丹於混沌。混沌者。始初未形之兆。使天地水火金木生成之氣。儵忽鍊於中宮之位。則黃芽生矣。故曰。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由是觀之。則涕唾精津氣血液。皆是底滯撓敗之物。一出而不可復返。豈非陰乎。心肝脾肺腎口鼻。皆是有形有質之具。作用有時而成敗。孰爲道乎。惟真鉛真汞。產在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能究其本原。故佛爲金仙。有此摩尼珠也。道爲金丹。有此一刀圭也。此正散一成萬。合萬成一。子得一萬事畢矣。何在於面壁打坐。行氣導引乎。予卽悟曰。洞賓謂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道在眼前人不

見秦皇漢武謾求仙。今日莫大天幸。得聞玄妙。驚喜感泣。若沉魂再生。先生曰。汝真伶俐。納僧。一撥便轉。已知金丹之藥物耳。若火候幽微。當待月出。可以語子矣。及三鼓月上。先生指出天機造化。洞洞屬屬。心開意解。頓徹玄關之妙。先生又曰。今日二十三好日。非徒令汝知有此理。且便欲汝一得永得。超於彼岸。所謂存無守有。頃刻而成。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者。非異事也。遂遵師訓。行之果應。顯化通神。靈明妙用。風雲發泄於七竅。坎離消長於一身。鉛汞真凡。迥然不同。水源清濁。涇渭頓別。浮沉則天淵有間。賓主則輕重有權。五行攢簇。而無一不備。四象合和。而抱一守中。真陽初不在精津。火候初不在卦象。尾閭非閉精之地。口鼻非玄牝之門。敲竹喚龜。不是採陰。吞霞吸日。不是採陽。默朝上帝。徒然虛熱上攻。打坐無爲。謾爾陰神出殼。混元作用。則頭上安頭。胎息注想。則氣中覺氣。曲徑旁門。三千六伯。金丹大道。全不相關。仙師曰。壺中日月添精氣。鼎內紅蓮湧碧波。側耳聽聲聞姹女。嬰兒見藥便篩鑪。又曰。秦卦方知二氣平。鼎中真藥甚分明。龍吟虎嘯真堪聽。電轉雷聲蟄轉驚。春氣融融真火降。手搏日月入金城。功成行滿。天皇詔。不許旌陽專美名。予對曰。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信斯言也。遂舉似以拜謝先生。祝爲真人。先生曰。汝識真人否。黃巢殺人八百萬。皆以爲非人。後斬一白血者。曰此真人也。今汝修金丹大道。先使氣凝爲津。津化爲血。血變爲膏。日中無影。方爲真人。予承師訓。便覺身心輕快。終夜不寐。先生曰。汝性直多知。必招魔難。當求清虛淡薄。課一祕文。可以消弭。廣積陰功。隨力布施。宜

行符藥救人疾苦。天必助之。道必成矣。漸次修鍊外丹。以換軀殼。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天上人間。逍遙自在。功成行滿。白日飛昇。今當爲汝祀香啓醮。答謝聖真。初見先生。請問鄉貫。乃曰。既是雲水。安有定住。問姓氏。曰。既是貧道。安有名聞。問年甲道號。亦所不答。及祝聖禱辭。方知先生姓周。名某。赤城山人。當來於西蜀鐵風洞。遇聖師傳金丹大道。今已對上真。付授溫州夏元鼎訖。其誓狀禁文。一如天戒。苟或違戾。永墮沉淪。予回思龍虎山得正一真君之夢。應於此矣。先生曰。今汝當尋睡處。以復血氣。以和陰陽。緣汝一日拳拳役役。未免攪撓。龍虎失道。烏兔差池。非太上無爲之道。遂略就寢。其店家門有三重。又有惡犬及轎夫擔腳六人。羅列而睡。先生只跣趺於小條凳上。及予睡覺。天曉。先生已不見矣。所封號黃白官楮。皆不持去。門亦不開。犬亦不吠。轎夫擔腳六人。皆不知之。方同店僕等驚駭贊嘆。以爲異也。予留題於壁間曰。世學金丹亂似麻。謾將心腎向人誇。眼前有藥無人識。火裏栽蓮長道芽。崆峒訪道屈尊乎。萬卷丹書看轉愚。着破鐵鞋無覓處。得師全不費工夫。主人姓吳第三五。時庚辰八月二十三也。

予性昏思拙。觸事多滯。忽悟真詮。凡意有所思。覺有神助。千門萬戶。上徹下徹。信知數十年間。身寄幻宅。放雞不求。今主人既歸。事事如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秉彝。初非外鑠。三教同途。何有異致。學者思之。當有頂門上着眼者。能領界也。今淮東撫幹趙善湜節胡逸駕都倉王樅仙尉彭日嚴雲水唐介然。訪道於予。不敢隱嘿。遂筆其本末示之。嘉定甲

南嶽遇師本末

申·雲峰散人夏元鼎識·

八



胎息經

幻真先主生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夷門廣牘及津逮祕
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
書夷門本在前又有羅
浮外史跋故據以排印

胎息經

幻眞先生注

胎從伏氣中結。

臍下三寸爲氣海。亦爲下丹田。亦爲玄牝。世人多以口鼻爲玄牝。非也。口鼻卽玄牝出入之門。蓋玄者水也。牝者母也。世人以陰陽氣相感結於水母。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修道者常伏其炁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內。神氣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旣結。乃自生身。卽爲內丹。不死之道也。

氣從有胎中息。

神爲炁子。炁爲神母。神炁相逐。如形與影。胎母旣結。卽神子自息。卽元炁不散。

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

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舍。神者身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卽居之。主人躁動。神卽去之。神去炁散。安可得生。是以人耳目手足皆不能自運。必假神以禦之。學道養生之人。常拘其神以爲身主。主旣不去。宅豈崩壞也。

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

道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天地所患。人不能知。至道能知而不能行。知者但能虛心絕慮。保氣養精。

不爲外境愛欲所牽。恬淡以養神氣。卽長生之道畢矣。

神行卽氣行。神住卽氣住。

所謂意是炁馬。行止相隨。欲使元氣不離玄牝。卽先拘守至神。神不離身。氣亦不散。自然內實。不飢不渴也。

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相注者。卽是神氣不相離。玄綱云。鑄錙陽炁。不滅不爲鬼。纖毫陰炁。不盡不爲仙。元炁卽陽炁也。食氣卽陰炁也。常減食節欲。使元炁內運。元炁若壯。卽陰氣自消。陽壯陰衰。則百病不作。神安體悅。可覬長生矣。

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神之與氣。在母腹中。本是一體之物。及生下。爲外境愛慾所牽。未嘗一息暫歸於本。人知此道。常泯絕情念。勿使神之出入去來。能不忘。久而習之。神自住矣。

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修真之道。備盡於斯。然聖人之言。不可妄求。凡胎息用功後。關節開通。毛髮疎暢。卽但鼻中微微引氣。相從四支。百毛孔中出。往而不返也。後氣續到。但引之而不吐也。切切於徐徐。雖云引而不吐。所引亦

不入於喉中。微微而散。如此內氣亦不流散矣。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誼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予嘗考藝文略載胎息部凡三十卷凡三十九其稱論者二稱術者三稱訣者十六稱要稱妙稱頌稱譌者各一惟稱經者纔三種初不著作者名氏迨閱抱朴子有胎息一卷則晉宋已傳此書特未識幻真所著卽此不也今藏在道函余從邸第披而錄之俾授之梓他日林居之暇且將棲心玄牝嚙氣谷神其不有藉茲編乎羅浮外史志於繕性所